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選去其部中疑難都察御史魏齊北湖集處地重務繁魏體貌魁梧其都劇集

宋紀九十三

起著雍閏茂正月盡上
章因敦十二月凡三年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

帝

重和元年

遼天慶八年
金天輔二年

春正月甲申朔御大慶殿受定

命寶百僚稱賀

金楊朴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

先求大國封冊金主遂遣使如遼丁亥遼遣耶律努克

等如金議和以蕭奉先等言許之可以弭兵故也

攷異案金

史太祖紀不書遣使求封冊蓋醜其事而隱之也今據遼史天祚紀修入之

已升大救應

元符末上書郭中等人亦得準依無過人例 庚戌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黼爲尚書左丞黼祥符人美風姿有口辯才疏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佞初因何執中薦擢校書郎遷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寢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爲御史中丞黼欲去執中使京專國遂疏執中三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納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爲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智獲免還爲學士承旨至是遂入政府 遼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二百戶

降金時東路諸州盜賊蠭起至掠民自隨以充食

二

月戊辰增諸路酒價

庚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

師等使女直講買馬舊好初藥師等兵船至海北見女
直邏者不敢前復回青州稱已入蘇州界女直不納幾
爲邏者所殺青州安撫使崔直躬具奏其事帝怒詔元
募僭補人并將校一行竝編配遠惡仍委童貫措置通
好女直事監司帥臣不許干預貫更令王師中別選能
吏以往政洮州人也責官青州寓家牟平師中言政可
使遂用之

政異宋史徽宗紀重和元年二月庚午遣馬政由海道使女直約夾攻遼金史太祖紀天

輔元年十二月亦云宋使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其略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勅敵若克

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界下邑是初遣馬政
即欲夾攻求故地也李燾長編辨此為封氏編年之說
未可全信云議夾攻實自宣和二年二月四日遣趙良
嗣始前此馬政及呼慶兩番所議但買馬耳若果議夾
攻則政子擴茅齋自序不應不載兼趙有開死政止不
行獨呼慶見阿骨打何緣便議夾攻不知封氏據何書
當並削去今從之金史所載國書或是良嗣所齎誤繫
之馬政且遣政在重和元年乃金玉輔二年也元年十
二月安得見政所致之
國書其為舛錯無疑矣
辛未金貝勒舊作李忠本名
董今改
嚕納舊作洛索舊作婁
室今改自軍中入朝金主以遼主近在
迪古乃

中京而敢輒來皆杖之 甲戌升六安縣為六安軍

丁丑詔監司輒以禁錢買物為苞苴饋獻者論以大不

恭 遼使耶律努克還自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

歲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

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

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

遼和勒博

舊作刻里保今改

等言咸州都統烏楞古

舊作幹魯古今改

知遼主在中京而不

進取芻糧豐足而不以實聞攻顯州時所獲生口財畜

多自取三月癸未朔烏楞古降爲穆昆

舊作謀克今改

丙戌

詔監司郡守自今須滿三歲乃得代仍毋得通理 癸

巳令嘉王楷赴廷對楷帝第二子也

丁酉知建昌陳

并等改建神霄宮不虔及科決道士詔竝勒停 庚子

金洛索言黃龍府地僻且遠宜重戍守金主命合諸穆

昆以洛索爲萬戶鎮之

戊申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

出身七百八十三人有司以嘉王楷第一帝不欲楷先
多士遂以王昂爲榜首 遼復使耶律努克如金申前
議也夏四月癸丑朔築靖夏城制戎城 乙卯御筆以
淮南轉運使張杞輕躁妄言落職監信州酒稅是時承
平日久錫予無藝營繕竝興殆無虛日以故國用益窘
帝多命臣僚條具財計於是中外所陳非一杞因而進
節用之說權倖以其不利於已也莫不切齒而大臣以
賜第事謂杞議已力謀所以申杞者于是言章交上而
帝察杞之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拘占直達綱船
以應花石之用杞以上供期迫奏乞還之重忤權倖意

且囚被命督促竹石又上言東南花石綱之費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本路尚然它路猶不止此今不以給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幸天下於是權倖益怒故有是命 辛酉遼以西

南面招討使蕭德勣

舊作得里底今改

爲北院樞密使寵任

彌篤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德勣不卽上聞有功者亦無甄別由是將校怨怒士無鬬志 癸

亥減捶刑

己卯詔每歲以季秋親祀明堂如孟月朝

獻禮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十五日生辰爲眞元

節 辛巳道錄院上看詳釋經六千餘卷內詆謗道儒

二教惡談毀詞分爲九卷乞取索焚棄仍存此本永作
證驗又林靈素上釋經詆誣道教議一卷乞頒降施行
竝從之 五月壬午朔日有會之

攷異遼金二史不書契丹國志所載與宋

史同 乙酉詔諸路選漕臣一員提舉本路神霄宮 丁

亥以林靈素爲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爲通元沖
妙先生虛白南陽人通太乙六壬術帝召管太一宮恩
賚無虛日官太虛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
無一言及時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予所知也帝每
以張胡呼之而不名 壬辰頒御製聖濟經以青華帝
君八月生辰爲元成節 戊戌遼復遣耶律努克使金

要以酌中之議金主遣呼圖克昆

舊作胡突
袞今改

與努克持

書報如前約

庚子手敕兩浙漕司以權添酒錢盡給

御前工作

遼主如納葛樂土賊安生兒張高兒聚眾

二十萬耶律瑪格

舊作馬哥
今改

等斬生兒於龍化州高兒亡

入懿州與霍石相合

六月乙卯以賢妃劉氏爲淑妃

壬申門下侍郎薛昂奏承詔編集王安石遺文乞差

驗閱文字官三員從之

霍石陷遼之海北州趨義州

軍帥和勒博

舊作回离
係今改

擊敗之

甲戌遼通祺雙遼四

都之民八百餘戶降于金金主命分置諸部擇膏腴之

地處之

秋七月壬午以西師有功加蔡京恩官其一

子鄧居中爲少傅余漢爲少保鄧洵武爲特進進執政
官一等 癸未詔蔡京鄧居中余漢童貫並兼充神霄

玉清萬壽宮使鄧洵武薛昂白時中王黼蔡攸並兼充
副使 己酉遣廉訪使者六人賑濟東南諸路水災

遼耶律努格等齎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至金金乃遣呼

圖克昆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

歲幣之數如能以兄事朕冊用漢儀可以如約遼于是

遣努克及托實

舊作突
迄今改

如金議冊禮金畱托實遣努克

還謂之曰言如不從勿復遣使 是月遼主獵于秋山

八月甲寅以童貫爲太保

戊午知兖州王純奏乞

令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閒於其中出論題從之 庚午
詔自今學道之士許入州縣學教養所習經以黃帝內
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
爲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士名
分入官品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隱士逸士志
士每歲試經撥放州縣學道之士初入學爲道徒試中
升貢同稱貢士到京入辟廂試中上舍並依貢士法三
歲大比許欄鄴就殿試當別降策問庶得有道之士以
稱招延 辛未資政殿大學士知陳州鄧洵仁奏乞選
擇道藏經數十部先次鏤板頒之州郡道錄院看詳取

旨施行又乞禁士庶婦女輒入僧寺詔令吏部申明行
下 壬申詔執政非入謝及勾去母得獨畱奏事 乙
亥升兖州爲襲慶府 是月掖廷大火自甲夜達曉大
雨如傾火益熾凡焚屋五千餘間後死廣聖宮及宮人
所居幾盡焚死者甚眾 九月辛巳大饗明堂 壬午
詔罷拘白地禁權貨增方田添稅酒價取醵息河北加
折耗米東南水災蠲糴等事 丙戌詔太學辟廡各置
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 戊子金主詔曰國
書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爲之其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才
之士敦遣赴闕 己丑以歲當戌月當壬爲元命降德

音于天下 庚寅門下侍郎薛昂罷爲佑神觀使以白
時中爲門下侍郎王黼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馮
熙載爲尚書左丞刑部尚書范致虛爲尚書右丞 頒
御注道德經刻石神霄宮 壬辰禁州郡遺糴及邊將
殺降以倖功僨者 癸巳禁羣臣朋黨 丁酉用蔡京
言集古今道教事爲紀志賜名道史 辛丑鄭居中罷
乞持餘服詔從之 壬寅詔視中大夫林靈素視見奉
大夫張虛白竝特授本品真官 先是帝用方士言鑄
神霄九鼎名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蒼壺祀天貯醇酒
之鼎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

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鍊神之鼎蒼龜火蛇
虫魚金輪之鼎至是始成奉安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
殿 霍石降于金閨月庚戌朝金以石爲千戶旣而蕭
寶張應古李孝功皆率眾降竝以所部爲千戶 己未
以劉棟爲守靜先生視中大夫棟辭不受 庚申詔江
淮荆浙閩廣監司督責州縣還集流民 乙亥給事中
趙野奏乞諸州添置道學博士擇本州官兼充從之
丙子詔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爲宣義郎
監周陵廟世世爲國三恪 冬十月己卯朔太白晝見
壬辰知陳州鄧洵仁奏本州學內舍生宋瑀係故翰林

林學士朱祁之孫行甄清修願換道學內舍生舊有撰
到道論十篇及近撰神霄玉清萬壽宮雅謹具繳奏呈
御筆朱瑀特與志士仍許赴將來殿試 已亥升端州

爲肇慶府仍改興慶軍額曰肇慶

改異徽宗紀於元符三年書升端州爲興

慶軍政和三年書升端州爲興慶府至是書改興慶軍爲肇慶府今據地理志元符三年升興慶軍節度重和元年賜肇慶府名仍改軍額是興慶乃軍額初未升爲興慶府也茲刪去政和三年一條而移升府於是年前後庶不
癸卯帝如上清寶籙宮傳度玉清神霄祕籙

會者八百人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
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
赴日得一飯餐及襯施錢三百 甲辰置道官二十六

等道職八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

閣之名 戊申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蔡條以罪勒

停攷異長編載條訴神文曰臣舉家兄弟諸姪皆投名

梁師成諭旨戒臣不許接見賓客一日臣兄來宣諭臣

父將通延福宮江路微闢闔門跨城爲復道飛橋入賜

第自此往來無間君臣相悉時已大毀民居數千家如

荒動矣臣不勝憤懣亟夜草書力爭臣父愕然實變情

臣猶不肯出臣兄伺知及鄭昂洩臣語因下開封府捕

繫昂盡按索其篋笥然獨無有于是昂遂劾項編管安

州臣始勒住朝參不許接見賓客又降御筆謂臣狂妄

不循分守特落職而怒終不解臣父因貸橋內宴勾入

中禁獨拜懇于太上之前臣遂得不死始議貶新州侯

十

一月己酉朔詔改明年元曰宣和大赦天下 辛亥日
中有黑子如李大 丙辰以婉儀王氏爲賢妃 丁卯
茂德帝姬下嫁蔡絛父京請免見舅姑行盟饋之禮詔
不允 己巳升梓州爲潼川府 丙子提舉成都府路
學事翟栖筠奏字形書畫咸有不易之體學者略而不
講從俗就簡轉易偏旁漸失本真如期朔之類從月股
肱之類從月勝服之類從舟丹青之類從丹靡有不辨
而今書者乃一之故幼學之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近
似而不知字之正形願詔儒臣重加修定去其譌謬一
以王安石字說爲正分次部類號爲新定五經字樣頒

之庠序詔太學官集眾修定遼副元帥蕭托卜嘉舊作

捷不也卒十二月戊寅朔復京西錢監已卯詔九

鼎新名乃狂人妄有改革皆無稽據宜復舊名狂人指

王仔管也馬政等還自金與其使者俱來是日至登

州登州遣赴闕政與平海指揮使呼慶隨高藥師曹孝

才以閏月六日下海纔達北岸爲邏者所執并其物奪

之欲殺者屢矣已而縛之行經十餘州至金主所居拉

林河舊作來流河今改約三千餘里問海上遣使之由以實對

金主與眾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王美劉亮等遣索多

舊作撒及李慶善等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

子同政等來報使 甲申遼議定冊禮遣耶律努克使
金時山前諸路大饑乾顯宜錦興中等路斗粟直數緡
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
州戶三千降于金金以爲千戶 己丑置裕民局 是
歲江淮荆浙梓州水 遼放進士王翬等百三人

宣和元年

遼天慶九年
金天輔三年

春正月戊申朔日下有五色雲

乙卯詔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之號僧爲
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卽住持之人爲知
宮觀事所有僧錄司可改作德士司左右街道錄院可
改作道德院德士司隸屬道德院蔡攸通行提舉天下

州府僧正司可竝爲德士司尋又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時林靈素欲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悉更其號故有是命 丁巳金使李善慶等入國門館于寶相院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議事補善慶修武郎散都從義郎勃達秉義郎給全俸居十餘日遣直祕閣趙有開武義大夫馬政忠翊郎王瓌充使副齎詔書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瓌師中子也初議報女直儀趙良嗣欲以國書用國信禮有開曰女直之酋止節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愧不得臣屬何必過爲尊崇用詔書足矣問善慶何如善慶曰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所擇於是

從有開言有開與善慶等至登州未行而有開死會河
北奏得牒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地封女直爲東懷王且
妄言女直常祈修好詐以其表聞乃召馬政等勿行止
差呼慶持登州牒送李善慶等歸 戊午以余浚爲太

宰兼門下侍郎王黼爲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

致異編年錄作

丁巳今從宋史表

黼賜第城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帳什器悉取

于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
圖燕會牒云遼主有亾國之相黼聞畫學正陳堯臣善
丹青精人倫因薦堯臣使遼堯臣卽挾畫學生二人與
俱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遼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

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亾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
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
之計遂定 乙丑改湟州爲灤州 乙亥帝耕籍田

罷裕民局 封占城楊卜麻疊爲占城國王占城在中

國西南所統大小聚落一百五略如州縣自上古未常

通中國周顯德中始入貢自是朝貢不絕然北與交趾

接壤互相侵擾及詔封爲王始與交趾加恩均矣 金

使烏凌阿贊謨如遼迎封冊也 二月庚辰改宣和殿

爲保和殿 戊戌以鄧洵武爲少保 遼主如鴛鴦灤

章薩巴 舊作張撒入今改 誘中京射糧軍僭號南面軍帥耶律

伊都舊作余觀今改討擒之三月丁未朔遼遣太傅蕭寶瑋

訥舊作習泥列今改等冊金主爲東懷國皇帝庚戌蔡京等

進安州所得商六鼎己未以馮熙載爲中書侍郎范

致虛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張邦昌爲尚書右丞邦昌

東光人也詔天下知宮觀道士與監司郡縣官以客

禮相見董貫令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

彊遣之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三陳以當

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飢馬

渴死者甚眾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米峴守兵

追之法墜崖折足乃斬首而去是役也喪師十萬貫隱

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
敗我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
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
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後三歲
閒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克
舊作察哥今改曰勿破此城畱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宣撫使
司以捷聞受賞數百人甲子知登州宗澤坐神霄宮
不敬除名編管辛未賜上舍生四十五人及第甲
戌皇后親蠶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
書金史與宋
同庚寅童貫以鄜延環慶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辛

升進輔臣官一等 五月丙午朔京師茶肆傭晨興見
大犬蹲楊榜近視之乃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食之逾
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
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
言陰氣太盛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
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由當以盜賊外患爲憂詔貶綱
監沙縣稅務 丁未詔德士許入道學依道士法 丙
辰敗夏人于靈武 壬戌金主諭咸州路都統司曰軍
興以前哈斯罕舊作曷蘇館今改諸部民有犯罪流竄邊境或
亾入于遼者本皆吾民遠在異境朕甚憫之今旣議和

當今理索可明諭諸路千戶穆昆徧與詢訪其官稱名氏地里具錄以上 壬申班御製九星二十八宿朝元

冠服圖 是月西北有赤氣亙天 遼準布部人叛執

招討使耶律鄂爾多

舊作幹里
朵今改

都監蕭色埒德

舊作斜
里得今

改死之

六月戊寅呼慶等至金主軍前金主及宗翰

等責以中輟且言登州不當行牒呼慶對本朝知貴朝與契丹通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緣疾告終因遣慶與貴朝使臣同行欲得早到軍前權令登州移文非有它故若貴朝果不與契丹通好卽朝廷定別遣使人其議金主不聽遂拘留慶等又以索多受宋團練使杖而奪之

攷是金史太祖紀天輔二年六月書宋使馬政及其子宏來聘宏卽擴聲之孫也案先是馬政已輟行獨呼慶至耳金史誤
書今不取 壬午詔西邊武臣爲經略使者改用文

臣 甲申詔封莊周爲微妙元通眞君列禦寇爲致虛觀妙眞君仍用冊命配享混元皇帝 童貫因關右旣困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己亥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遣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賈琬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貫爲媼相 秋七月丙辰詔以蔡條向緣狂率廢黜幾年念其父京元老勲在王室未忍終棄可特敘舊官外

與宮觀任便居住既而京言敘不以法乞賜寢罷詔候
過大禮取旨遼主獵于南山金復遣烏凌阿贊謨如
遼責冊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
其德之義又冊文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遙芬多戩
等語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遼楊洵卿羅子韋率眾降金金主命各以所部爲穆昆
八月戊寅詔諸路未方田處並令方量均定租課
丙戌御製御筆神霄玉清萬壽宮記令京師神霄宮刻
記於碑以碑本賜天下摹勒立石己丑金頒女直字
於中國女直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

於是宗雄希尹等學之宗雄因病兩月並通大小字遂
與宗幹等立法制定凡與遼宋往來書問皆宗雄希尹
主之金主因命希尹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
本國語製女直字行之 丁酉尚書左丞范致虛以母
憂去位時朝廷欲用師於遼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
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竟不起復 遼以皇子趙王質

訥埒

舊作習泥烈今改

爲西京畱守遼主諸子惟晉王額嚕溫

舊作倣盧

最賢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宮中惡讀書

見之輒斥額嚕嘗入寢殿見近侍閱書因取觀之會諸
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它人見之也一時號稱長者

九月乙卯曲宴蔡京于休和新殿殿西南廡有玉眞
軒者劉妃妝閣也 癸亥幸道德院觀金芝由景龍江
至蔡京第鳴鸞堂賜京酒京訴開封尹聶山離開事山
卽坐黜因作鳴鸞記以進時京子攸儵儵及攸子行皆
爲大學士儵尚帝姬家人廝養亦居大官勝妾封夫人
京母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爲言帝時乘輜車小輦頻幸
其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 丙寅蔡京奏臣伏蒙聖
慈以臣夏秋疾病特命于龍德太一宮設普天大醮又
親製青詞以見誠意至日臨幸醮筵別製密詞親手焚
奏仰惟異禮今管所無殞首敎身難以仰報方京病篤

人謂其必死獨晁冲之謂陸宰曰未死也彼敗壞國家
至此若使宴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
果愈 丁卯以蔡攸爲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於帝進
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
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嫖詭浪語以獻
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頌殿中監寵信傾
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
娛歲月能幾何豈可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
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邨居野店及聚珍禽異
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

徹宛若山林陂澤閒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金主以還

冊禮使失期詔諸路軍還江屯駐遼乃令實埒訥等先

持冊橐如金而後遣使送烏陵阿贊謀持書以還 遼

耶律程古努舊作陳國努今改等二十餘人謀反伏誅 十一

月乙卯祀圜丘赦天下 甲子詔東南諸路水災令監

司郡守悉心賑救 戊辰以張邦昌爲尚書左丞翰林

學士王安中爲尚書右丞安中附童貫王黼爲中丞因

論蔡京罪爲帝所知遂居政府 淮甸旱饑民失業遣

監察御史察訪 太學生鄧肅以朱勔花石綱害民進

詩諷諫詔放歸田里 壬申放林瑩素歸溫州釋氏旣

廢靈素益尊重官冲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
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靈素與道士王允誠其爲怪神
後忌其相軋毒之死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
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知眾所怨始
不樂靈素恣橫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
怒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幾察
之端本廉得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而已死遺奏至
猶以侍從禮葬焉致異長編載蔡條云久之上復思靈
素使道流保明欲再召入伯氏大懼
而靈素不知何故忽死矣端本乃以靈素遺表上之曰
靈素下血死案伯氏謂蔡攸也詳條此語疑攸使端本
殺之
十二月甲戌詔京東路盜賊竊發令東西路提刑

督捕之 辛卯大雨雹 自政和以來帝多微行乘小
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稱出日爲有排當次
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
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
而臣僚阿順莫敢言祕書省正字曹輔上疏諫曰陛下
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壓陌郊垆極遊樂而後返臣不
意陛下當宗社託付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
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
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
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

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
潁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
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
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
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
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
以息浮言丙申詔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
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將樂
楊時初登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學以師禮見顥于穎
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師事頤頤偶

與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海
內稱龜山先生蔡京客張翬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至
此必敗宜急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
其人翬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
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祕書郎 呼慶畱金凡
六月數見金主執其前說再三辨論金主與宗翰等議
乃遣慶歸臨行語曰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吾已獲盜
人數路其它州郡可以俯拾所以遣使人報聘者欲交
鄰耳暨聞使日不以書來而以詔詔我此已非其宜使
人雖卒自合復遣止遣汝輩尤爲非禮足見翻悔本欲

留汝念過在汝朝非汝罪也歸見皇帝若果欲結好請
早示國書或仍用詔決難從命且我嘗遣使求遼主冊
吾爲帝取其鹵簿使人未歸爾家來通好而遼主冊吾
爲東懷國立我爲至聖至明皇帝吾怒其禮儀不備又
念與汝家已通好遂輟其來使不受法駕等乃本國守
兩家之約不謂貴朝如此見侮汝可速歸爲我言其所
以慶以是月戊戌離金主軍前朝夕奔馳從行之人有
裂膚墮指者 是月京西饑淮東大旱遣官賑濟 嵐
州黃河清 升趙州爲慶源府均州爲武當軍節度

二年

遼天慶十年
金天輔四年

春正月癸亥追封蔡確爲汝南郡王

甲子罷道學以儒道合而爲一不必別置道學也

二月乙亥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忠訓郎王
環使金先是呼慶以正月至自登州具道金主所言并
其國書達於朝王師中亦遣子環同慶詣童貫白其事
貫時受密旨圖遼欲假外援因建議遣良嗣等持御筆
往仍以買馬爲名其實約夾攻遼取燕京舊地第而約
不齎國書夾攻之約蓋始於此政和八年父政過海至
女直所居來流河重和元年父入國門宣和元年正月
呼慶等齎到女直文字因復遣趙良嗣今攷之它書其
年並誤蓋擴所稱政和八年卽重和元年而所稱重和
元年當作宣和元年所稱宣和元年當作宣和二年也
夾攻之約

唐恪罷 戊子令所征贍給淮南流民諭

還之 甲午詔別修哲宗正史 金主使烏凌阿贊謀

持書及冊文副本至遼且責其乞兵于高麗 遼以金

人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實埒訥往議金主

怒謂羣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辭以爲緩兵

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具

數以聞將以四月進師令色克舊作斜葛今改留兵一千鎮守

棟摩舊作闊母今改以餘兵來會於渾河和議遂絕 三月壬

寅賜上舍生二十一人及第 乙卯改熙河蘭湟路爲

熙河蘭廓路 遼復遣實埒訥以國書如金 夏四月

丙子詔江西廣東兩界羣盜嘯聚添置武臣提刑路分

都監各一員 乙未金主自將伐遼分三路出師趨上

京 遼主獵於呼圖里巴山舊作胡土聞金師再舉耶

律拜薩巴舊作白斯選精兵三千以濟遼師 五月庚

子朔以淑妃劉氏爲貴妃 己酉日中有黑子如棗大

趙良嗣等以四月甲申至蘇州守臣高國寶迎勞甚

恭會金主已出師以是月壬子會青牛山議所向翼日

良嗣等至金主令良嗣與遼使實埒訥竝從軍每行數

十里輒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六百五十里至上

京命進攻且謂良嗣等曰汝可觀吾用兵以下去就遂

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已棟摩以麾下先登

克其外城畱守托卜嘉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爲壽皆稱
萬歲是日赦上京官民仍詔諭遼副都統耶律伊都

丁巳祭地于方澤降德音于諸路 布衣朱夢說上書

論宦寺權太重編管池州 壬戌金兵次沃里河宗幹

率羣臣諫曰地遠時暑軍馬罷乏若深入敵境糧餽乏

絕恐有後艱金主乃班師命分兵攻慶州遼耶律伊都

襲棟摩於遼河金兵戰卻之 遼上京已破樞密使恐

忤旨不以時奏遼故事軍政皆關決於北樞密院然後

奏知至是同平章事左企弓爲遼主言之遼主曰兵事

無乃非卿責邪企弓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爲自全計

因陳守備之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戊辰詔宗室有
文行才術者令太宗正司以聞 六月癸酉詔開封府
賑濟饑民 丁丑太白晝見 太師魯國公神霄王清
萬壽宮使蔡京屢上章乞致仕戊寅詔依所請守本官
在京賜第居住仍朝朝望京專政日久公論不與帝亦
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閒焉由是父
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甫入遽
起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毋有不
適乎京曰無之京語其客曰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
耳閱數日果有致仕之命 辛巳詔自今衝改元豐法

制諭以大不恭 中牟縣民訴方田不均乙酉詔罷諸
路方田 遼以北府宰相蕭伊蘇舊作乙薛今改爲上京畱守
金人之攻陷上京也遼太祖天膳堂在祖州太宗崇
元殿在懷州以及慶州之望仙望聖神儀三殿焚燒殆
盡所司以聞蕭奉先抑而不奏後遼主知而問之奉先
曰初雖侵犯元宮劫掠諸物尚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
靈寢已指揮有司修葺防護奉先迎合誕謾類此 丙
戌詔三省樞密院額外吏職並從裁汰及有妄言惑眾
稽違詔令者重諭之 詔諸司總轄提點之類非元豐
法並罷 丁亥復寺院額尋又復德士爲僧 甲午罷

禮制局并修書五十八所 秋七月壬子罷文臣起復

己未罷醫算學 八月庚辰詔減定醫官額 乙未

詔監司所舉守令非其人或廢法不舉令廉訪使者劾之 是月趙良嗣於上京出御筆與金主議約以燕京一帶本漢舊地約夾攻契丹取之金主命譯者曰契丹無道其土疆皆我有尚何言顧南朝方通歡且燕京皆漢地當與南朝良嗣曰今日約定不可與契丹復和也金主曰有與契丹亡和亦須以燕京與爾家方和許遂議歲幣良嗣初許三十萬辨論久之卒與契丹傳數金主又謂良嗣曰吾軍已行九月至西京汝等到南朝請

發兵相應遂以手札付之約以本國兵徑自平地松林
趨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趨北溝夾攻不如約卽地不
可得金師至松林會大暑馬牛疫金主乃還遣驛追良
嗣至易國書約來年同舉宗翰曰使副至南朝奏皇帝
勿如前時中絕也畱良嗣飲食數日及令所擄遼吳王
妃歌舞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今作奴婢爲使人歡
遣薩喇舊作錫刺今改哈嚕舊作曷魯今改等持其國書來報聘 九
月壬寅金薩喇哈嚕等至詔衛尉少卿董耘館之止作
新羅人使引見後三日對於崇政殿帝臨軒薩喇哈嚕
等捧書以進禮畢而退 詔罷政和二年給地牧馬條

法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竝如舊制 丙辰
詔登州鈐轄馬政偕武顯大夫使聘于金是日薩喇哈
魯等入辭於崇政殿賜宴顯靜寺命趙良嗣押宴王環
伴送政持國書及事目隨哈魯等行書曰大宋皇帝致
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持示函書具聆啟處之詳殊
副瞻懷之素契丹逆天賊義干紀亂常肆害忠良恣爲
暴虐知夙嚴於軍旅用綏集于人民致罰有辭迹聞爲
慰今者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念彼羣黎舊爲
赤子旣久淪於塗炭思永靖於方垂誠意不渝義當如
約已差太傅知樞密院事童貫勒兵相應使回請示舉

軍的日以憑夾攻所有五代以後陷沒幽薊等州舊漢地及漢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關已議收復所有兵馬彼此不得過關外據諸色人及貴朝舉兵之後背散到彼餘處人戶不在收畱之數絹銀依與契丹數目歲交仍置榷場計議之後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允從乃別降樞密院劄目付政遣政子擴從行初朝議止欲得燕京舊地及趙良嗣還朝言嘗問金主燕京一帶舊漢地并西京亦是金主曰西京我安用止爲拏阿适西一臨爾事竟亦與汝家阿适遼主小字也又言平營本燕京地高慶裔曰平澤非一路金主曰此不須議故事目并及

山後寔應朔蔚媯儒新武諸州兩國之覺由此生矣

是秋遼主獵于沙嶺 蕭伊蘇守上京爲政寬猛得宜

乘金兵殘破之後民多窮困輒加振恤眾咸愛之 冬

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己巳尚書

省言州縣武學已罷內外願入京武學人乞依元豐法

試補入學舉試其考選升補推恩并依大觀武學法從

之 以內侍梁師成爲太尉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

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

進士籍中累遷河東節度使至是遂有此命時中外泰

寧帝畱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

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閒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已任四方名士必招致於門下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多至數十百 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之場邨託左道以惑眾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在山谷幽險處民物

蘇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朱勔爲名遂作亂 馬政等達金拉林河畱帳前月餘議論不決金主初不認事目內已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係燕京所管政等不能對唯唯而已金主又與其羣臣謀謂北朝所以雄盛者緣得燕地漢人今一旦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微削兼遼守五關之北無以隔制南方坐承其弊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與宋爲鄰時或以兵壓境要南展提封有何不可羣臣皆以爲

然唯宗翰云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未可
輕之金主遂將馬擴遠行射獵久之乃還令諸大臣具
飲食遞邀南使十餘日始草國書遣哈魯與政等來報
聘書中大略云前日趙良嗣等同許燕京東路州鎮已
載國書若不夾攻應難如約今若更欲西京請優計度
收取若難果意冀爲報示攷異趙良嗣金主已許西京等語出其所以自撰奉使總錄
而金盟本未及詔旨諸書皆取之李燕因宋人長編今金主不認此語豈果彼之僉言乎或云此良嗣實爲姦以罔上致事妄求爲國
家之禍本也此說得之十一月戊戌朔方臘自號聖

公建元永樂以其月爲正月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
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唯以鬼神詭祕事相

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不旬聚眾至
數萬陷清溪縣 己亥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余漢罷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漢爲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庚
戌以王黼爲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初蔡京致仕黼陽
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遂
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因請置應奉
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
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于民進
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于黼家 己未兩浙都監蔡
遵顏坦擊方臘于息坑死之 十二月戊辰方臘陷睦

州殺官兵千人于是壽昌分水桐廬遂安等縣皆爲賊
據 甲申方臘陷休寧縣知縣事翹嗣復爲賊所執脅
之使降嗣復罵賊不絕口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
人也公邑宰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委
之而去朝廷因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尋爲賊所傷
自力渡江將乞兵於宣撫司未及行而卒 丙戌方臘
陷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士曹掾栗先守獄詎賊遇
害於是婺源績溪祁門黟縣官吏皆逃去尋又陷富陽
新城遂逼杭州凡賊兵所至得官必斷鬻支體按其肺
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積怨警奏至

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附者益
眾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邁上言賊眾彊官軍弱乞
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不至滋蔓帝得疏
大驚乃罷北伐之議丁亥以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童貫
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
之攷異北盟會編載童貫別傳云貫將劉延慶朱江等討方臘据宋史本紀宋江之降在次年別傳誤今不取
已升以少傅鄭居中權領樞密院 庚寅詔訪兩

浙民疾苦 是月方臘陷杭州知州趙震遁攷異薛鑑作趙震今

從宋史 廉訪使者趙約訴賊死之 是冬遼主至西京郡

縣多陷沒而遼主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蕭氏

作歌以諷諫遼主見而銜之 眞臘遣人來朝詔封其
主爲眞臘國王 是歲夏改元元德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遼主耶律德光都燕京都御史耶律休復北河原盛地彗彗瑞瑞興興縣縣都尉吳玠

宋紀九十四

起重光赤奮若正月盡昭陽單閼三月凡二年有奇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

帝

宣和三年

遼保大元年
金天輔五年

春正月丁酉朔日中有青旁有

青黑氣如水波旋轉

遼以改元肆赦

壬寅鄧洵武

卒鄧氏自絀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

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

己未詔淮南江南福建各

權添置武臣提刑一員

帝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

曰如有急卽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眾
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卽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已罷
蘇杭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采色等物而帝亦黜
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是月方臘陷婺
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 遼主有四子長曰趙

王實訥埒

舊作習泥烈今改

母趙昭容次晉王額嚕溫

舊作微盧幹今

改

母蕭文妃次秦王定許王寧皆元妃所生樞密使蕭

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

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達哈勒

舊作撻曷里今

改

妹適耶律伊都

舊作余覲今改

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

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達哈拉伊都等謀立預
王而尊遼主爲太上皇遼主信之遂誅蕭昱達哈拉而
賜文妃死伊都在軍中聞之大懼卽率千餘騎叛入金
遼主使知奚王府事蕭錫默舊作還買今改北府宰相蕭德恭
四軍太師蕭幹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錫默等議
曰主上信蕭奉先言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豪俊
常不肖爲奉先下若擒伊都它日吾黨皆伊都也不若
縱之還卽給曰追襲不及奉先旣見伊都之亡恐後日
諸將校亦叛遂勸遼主驟加賚賞以結眾心以蕭錫默
爲奚王以蕭德恭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上京畱守

事蕭幹爲鎮國大將軍 二月甲戌降詔招撫方臘

乙酉罷天下三舍及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官事 癸

巳赦天下 方臘陷旌德縣及處州步軍都虞候王稟

復杭州 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

郡官軍莫敢撓其鋒知亳州候蒙上書言江才必過人

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

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叔夜使聞者覘所向江

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

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

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

乃降 遼主如鴛鴦渚先是鎮國上將軍唐古嘗爲遼

主言蕭德勒岱

舊作得里底今改

之誤國臣雖老願爲國破敵

遼主不納至是聽其致仕 是月金使哈魯

舊作曷魯今改等

至登州初女直往來議論皆主童貫以趙良嗣上京之

約欲偃舉兵應之故選西京宿將會京師又詔環慶鄜

延軍與河北禁軍戛戍會方臘叛貫以西京兵討賊朝

廷罷戛戍指揮登州守臣以童貫未回畱金使不遣哈

魯猶忿屢出館欲徒步入京師尋詔馬政王環引之詣

闕 三月庚申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何渙等六

百三十人 是月方臘再犯杭州步軍都虞候王稟等

戰於城外斬首五百級官軍與賊戰於桐廬敗之遂復
睦州 金人聞耶律伊都之降夏四月乙丑朔宗翰言
於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
梟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
可失也金主然之命諸路戒備軍事 丙寅貴妃劉氏
薨妃本酒家保女父宗元以女貴爲興寧節度使初入
宮頗被顧遇後以事囚於宦者何訢家楊戩奏取歸復
得入宮由才人累遷至貴妃性穎悟能迎旨意又善裝
飾衣冠塗飾一新世爭效之林靈素謂帝爲長生帝君
妃爲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霄降必別置安妃位圖畫肖

如像始如囚何訪家訢不禮焉及得志遂陷訢以罪至是堯年三十三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方臘焚官舍府庫民居宵遁還清谿源洞貫等合兵擊之臘眾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漢據嚴屋諸將莫知所入王淵禪將韓世忠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庚寅擒臘以出世忠延安人也忠州防禦使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己功諸將并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洞石穴中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

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詔兩浙江東被賊州縣給復三年 癸巳汝州牛生麒麟 五月戊戌權領樞密院事 鄭居中落權字 金主射柳宴羣臣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金主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醕解御衣以衣之羣臣言時方溽暑乃止

己亥詔杭越江寧守臣竝帶安撫使 甲辰追冊貴妃劉氏爲皇后諡曰明節 改睦州建德軍爲嚴州遂安 年款州爲徽州 丙午哈嶸等入國門詔國子司業權邦彥觀察使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等曰遊

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論其使者令歸邦
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
旨候童貫徐議之 癸亥詔三省覺察臺諫罔上背公
者取旨譴責 初御史中丞陳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
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
勔父子本刑餘小人結交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
昭正典刑以謝天下黼深恨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
未半道責黃州安置 遼耶律伊都之降金也先使人
送款乞援接於桑林渡金主詔曰伊都到日使與其官
屬偕來餘眾處之便地是月伊都至咸州送上遼國宣

誥及器甲旂幟先遣其將士韓福努等入謝上書俱言所以降之意大略謂遼主沈湎荒於游畋不卹政事好佞人遠忠直淫刑吝賞刑煩賦重民不聊生樞密使德勒岱本無材能但阿諛取容又自言龐夏軍事嘗進策於遼主爲德勒岱所抑遼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日闢伊都灼知天命自去年與耶律慎思等定議約以今夏來降近聞德勒岱欲發其事倉卒之際不及收合四遠但收傍近部族戶三千車五百兩畜產數萬北軍都統以兵襲追遂棄輜重轉戰至此旋率其將吏入見金主撫慰之命之坐班同宰相賜宴盡醉而罷金主命

伊都以舊官領所部且諭之曰若能爲國立功別當獎用自伊都降金盍知遼之虛實矣 閏月丙寅滅諸州

曹掾官 王黼言於帝曰方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童

貫入姦言歸過陛下帝怒甲戌詔復應奉局命黼及梁

師成領之而朱勔亦復得志矣初貫宣撫兩浙令董耘

權作手詔罷花石以安人情帝見其詞大不悅及復應

奉貫又對帝歎曰東南人家飯鍋子未穩在復作此邪

帝益怒董耘由是得罪 辛巳金古論貝勒舊作國論勃極烈今

改薩哈舊作撒改今改卒金主往弔乘白馬勢額哭之慟及葬

復親臨之賙以所御馬薩哈敦厚多智長於用人家居

純儉好稼穡自始爲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主兵伐遼薩哈每以宗臣爲內外依重不以戰多爲其功也後追謚忠毅 六

月庚子金主命其弟安班貝勒

舊作諱班勃戾卽烏奇極烈今改

作吳乞買今改

曰汝唯朕之母弟義均一體是用汝貳我國政

凡軍事違者閱實其罪從宐處之其餘事無大小一依本朝舊制 是月河決恩州清河埽 秋七月丁卯振

溫處等八州

庚午令三京置女道錄副道錄各一員

節鎮置道正副各一員餘州置道正一員從蔡攸奏請也 庚辰金主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伊都來灼見遼國

事宐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尋以連雨罷親征
遼主獵於炭山 初夔峽廣南邊臣開納土之議建
立軍州上蠹國用下殫民財至是言者以爲病丁亥詔
廢純茲祥亨淇溱承播恩隆充孚十二州及熙寧遵義
二軍或爲縣或爲堡寨 是月河南府畿內譌言有物
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睂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
後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誼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
夜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 八月甲辰
曲赦兩浙江東福建淮南路 乙巳以童貫爲太師譚
稹加節度使 丁未祔明節皇后神主於別廟 金哈

噲等西闕下凡月餘王子遣呼慶送歸但付國書不復遣使用王黼議也書辭曰遠勤專使薦示華絨具承契好之修浚悉驅封之諭維夙惇於大信已備載於前書所有漢地等事竝如初議俟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時帝浚悔前舉意欲罷結約黼及梁師成又與童貫更相矛盾故帝心甚闌而浮沈其辭如此 丙辰方臘伏誅 九月丙寅以王黼爲少傅鄭居中爲少宰庚午進執政官一等 遼主至南京 冬十月甲寅詔自今賊吏獄具論決勿貸 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 丙辰御神霄宮親授王黼等元一六陽神仙祕籙及保

仙祕錄 十一月癸亥遼以西京畱守趙王實訥埒爲
特里袞 甲子御筆提舉道錄院見修道史表不須設
紀斷自天地始分以三清爲首三皇而下帝王之得道
者以世次先後列於紀志爲十二篇傳分十類又詔自
漢至五代爲道史本朝爲道典 丁丑中書侍郎馮熙
載罷知亳州以張邦昌爲中書侍郎王安中爲尚書左
丞翰林學士李邦彥爲尚書右丞邦彥本銀工子俊爽
美風姿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
每綴街市俚言爲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
中人爭薦譽之遂登政府 壬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崇福宮張商英卒贈少保陳瓘語人曰商英非粹德且復才疏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亾人望絕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者未必孚上下之聽殆難濟也 十二月辛卯朔日中有黑如李大 金宗翰復請伐遼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彊健宜乘此時進南朝取中京辛丑金主命杲爲內外諸軍都統以昱宗翰宗幹宗望宗磐等副之悉師渡遼而西用伊都爲前鋒趨遼中京甲辰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須

中稟戊申又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

並先次津發赴闕

發選金太祖紀辛丑甲辰戊申皆繫於十一月今案是年十一月壬戌朔

無此三日十二月辛卯朔則辛丑爲月之十一日甲辰十四日戊申十八日也金史作十一月蓋轉寫之謬今

改正王子進封廣平郡王構爲康王是歲諸路蝗

以孔端友襲封衍聖公內侍楊戩少給事掖庭善測

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寵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

權勢與梁師成埒累官節度使檢校少保至太傅有胥

吏杜公才者獻策於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

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

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遐灘及大

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
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
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至是戡死以內侍李彥繼之
很懷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
使它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
闔縣盡括爲公田訴者輒加刑威致死者千萬田主旣
輸租其舊稅轉運使亦不爲奏除乃均諸別州京西提
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
奉大抵類朱勔責辦於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
得耕墾殫財糜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輶輓聞如龍麟薛

荔一木輦至之費逾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
美官者甚眾頴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爲取竹誣以罪勒
停前執政官冠帶操笏迎謁爲首彥處之自如所至倨
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者梁師成時適
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
懼不敢復言

四年

遼保大二年
金天輔六年

春正月丁卯以蔡攸爲少保梁師成

爲開府儀同三司

癸酉金都統杲克遼之高恩回紇

二城乙亥陷遼中京

攸罷宋史徽宗紀作癸酉
破中京今從遼金二史

遂下澤

州遼主出居庸關至鴛鴦濼聞伊都引洛索

舊作婁奄
室今改奄

至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伊都宗支也豈欲遼人哉不
過欲立其甥晉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憚一子明其罪誅
之可不戰而遼會耶律薩巴

舊作撒八今改

等謀立晉王額嚕

溫事覺遼主召樞密蕭德勒岱

舊作德里底今改

等議曰反者

必以此兒爲名若不除去何以復安德勒岱唯唯遼主
乃遣人縊之或勸額嚕溫人額嚕溫曰安能爲蕞爾之
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薩巴等皆伏
誅額嚕溫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人
解體伊都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
自鴛鴦灤走西京左企弓諫不聽倉卒出走遣傳國璽

於桑乾河

其子趙王及傳國璽於懷中東面恭謝天地案遼

日此羣臣之功也遂置璽於懷中東面恭謝天地案遼

史戰於白水漂趙王被執在保大三年即金天輔五年是

而道傳國璽於桑乾河在保大元年即金天輔五年是

宗望所獲者非即桑乾河所遺者也二史傳聞互異今

從遼遼主以洩入為憂蕭奉先曰女直雖能陷我中京

終不能遠離巢穴越三千里直擣雲中也金都統杲

道人獻捷金主賜詔嘉之且曰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

牧俟秋大舉要當熟議見可則行無恃一戰之勝輒自

弛慢二月庚寅朔日有會之（攷異）宋史不書是年日

己亥金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遼奚王蕭錫默舊作

亦作遐先使人給降已而出師圍之金兵去馬殊死戰

敗錫默兵追殺至葺遂取北安州 癸卯雨雹 是月
管句太平觀陳瓘卒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者酢
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
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了翁瓘
別號也至是卒於楚州 三月辛酉幸祕書省遂幸太
學賜祕書少監翁彥溪王時雍國子祭酒韋壽隆司業
權邦彥章服館職學官諸生恩錫有差 金宗翰駐兵
北安遣希尹略近地獲遼護尉實訥埒始知遼主殺其
子晉王眾心益離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
使人報杲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卹危亡自

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杲使還報曰頃奉詔旨不令偃遼山西當審詳徐議宗翰知杲無意進取卽決策進兵復報杲曰初受命雖未令偃取山西亦許偃宐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以大軍會於何地幸以見報宗幹謂杲曰再使來請必非輕舉且彼發兵不可中止再三言之杲乃許會師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期會於羊城濞宗望宗弼率百騎先進遼主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濞宗翰宗幹以精兵六千襲之希尹爲前驅一日三敗遼師遼主至漠北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蕭奉先請趨

夾山遼主遂棄輜重乘輕騎入夾山既至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欲誅汝何益於事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於金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國竝賜死元妃蕭氏德勒岱舊作得里底今改之姑也謂德勒岱曰爾任國事致君如此何以生爲德勒岱但謝罪而已明日遼主遂逐之召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典禁衛

戊辰遼同知殿前點檢事耶律高八率衛士降金

初遼主徙雲中畱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

奉晉國王淳守燕京處溫間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
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
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卽眞則不可處溫
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
諸大臣耶律達實舊作大石今改左企弓虞仲文曹易勇康公
弼集番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
故事勸進淳不許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
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改
元建福以妻蕭氏爲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
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

之事悉委達實遙降天祚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
上京遼西之地天祚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兩都招
討府諸番部族而已淳將降赦燕京父老俱言內庫都
點檢劉彥良以姦佞得幸於天祚專導引爲失德之事
其妻倡也出入禁中夫婦竝爲國害乃梟彥良夫婦於
市然後大赦達實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
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故稱達實林牙云 耶律淳
請和於金都統杲責其不先稟命輒稱大號若能自歸
當以燕京畱守處之淳復乞存宗祀杲復書曰閣下向
爲元帥總統諸軍任非不重曾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

以抗我國之兵不亦難乎所用者旣不能死國今誰
有爲閣下用者欲恃此以成功計亦疏矣幕府奉詔歸
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不送期於殄滅而已淳乃遣
使請於金主賜以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
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
命童貫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睦寇初平帝亦悔用兵
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閒彼
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
而不取燕雲女直必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
注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

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二千六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耶律淳遣使告卽位且言免歲幣結前好朝議謂機不可失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人辭之日肆言無忌帝弗責初夾攻之約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啟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首台元老不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

居中日公獨不見漢世和我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
腦塗地公實爲之時又有安堯臣者亦上書論燕雲之
事曰宦寺專命倡爲北伐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
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今童貫淡結蔡京納趙良嗣以
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遯境有可
乘之釁疆敵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
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
隙務守舊好無使新起之敵乘閒以窺中國上以安宗
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由是議稍寢及遼勢日蹙貫乃
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

聽 遼耶律淳僭立惠本俗兵少蕭幹建議籍東西奚
及嶺外南北大王諸部得萬餘戶戶選一人爲軍謂之
瘦軍散處涿易閒肆爲侵掠民甚苦之 蕭德勒岱之
見逐也道爲金兵所執伺閒亡歸復爲人執送耶律淳
德勒岱自知不免詭曰吾不能事僭竊之君不食數日
死 夏四月辛卯遼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及雲內
寧邊東勝等州竝降於金金獲阿蘇舊作阿蘇疏今改以歸金人
之起兵也以不歸阿蘇爲詞及旣獲不過杖而釋之金
人見阿蘇或問爲誰阿蘇曰我破遼鬼也 金師攻西
京遼耿守忠救之宗翰宗雄宗幹等繼至宗翰率麾下

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西京遂

陷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遼主遂遁於額蘇倫

舊作訛莎烈今

改唯北部瑪克實

舊作謨葛失今改

臘馬駝會羊焉

癸卯白

虹貫日

丙午令郡縣訪遺書

金都統杲遣宗望入

奏請金主臨軍五月辛酉宗望至上京奏捷羣臣入賀

賜宴宗望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遼主在陰

山天德之閒而耶律淳自立於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

固是以諸將望陛下幸軍中京金主許之 壬戌以高

休爲開府儀同三司

甲戌嗣濮王仲御薨以其弟仲

爰嗣

遼都統瑪格

舊作馬哥今改

收集散亡會於漚里謹遼

主命知北院樞密使事兼都統 庚辰以譚稷爲太尉
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
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卽除節
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
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
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之兵趨白溝辛
興宗總西路之兵趣范邨耶律淳聞之遣耶律達實蕭
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
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槌自防賴以不
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於城下辛興宗與蕭幹戰

亦敗於范邨遼使來言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甚
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新起之鄰基它日
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唯大國圖之
貫不能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
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六月戊子朔金主
自將伐遼發自上京命安班貝勒戢監國 己丑帝聞
种師道等兵敗懼甚詔班師 壬寅以王黼爲少師
遼耶律淳寢疾聞天祚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
令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
茗藥淳大驚命南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

秦拒湘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者東立唯南面
行營都部署耶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
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
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
等相顧微笑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倚枕長歎曰彼
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乎
已而淳死眾乃議立德妃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
遺命迎立天祚次子秦王定爲帝蕭妃遂稱制改元德
興謚淳爲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於燕西之香山處溫
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妃納土北通於金謀爲內

應事覺蕭妃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蕭妃曰
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後罪惡
處溫無以對乃賜死轡其子夷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
玉寶器稱是皆爲宰相數月間所取也 遼主聞耶律
淳死下詔追奪所授官爵封號妻蕭氏降爲庶人改姓
虺氏 瑪克實以兵援遼金人敗之於洪灰水夏人亦
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斡魯洛索敗之於宜水至
野谷湖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致異燕雲奉使
錄夏人來援爲
暴漲所溺在八月今
從遼金史繫於六月 遼主之出奔也耶律崇古謁於
倒塌嶺爲遼主流涕遼主慰止之復拜烏爾古部節度

使秋七月丁巳朔德瑋勒部叛遼以五千人來犯棠古
率家奴擊破之加太子太傅未幾棠古卒 己未廢貴
妃崔氏爲庶人 辛未夏國遣使如遼問遼主起居

壬午王黼以遼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
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爲都統制 初遣陳遘經制江淮
七路治杭州以供餽餉遘以財用不給倡議比較酒務
及度公家出納錢糧取其贏餘號經制錢遂爲東南七
路之害 八月己丑金主次鴛鴦濶聞遼主在大魚濶
乃曰將精兵萬人襲之翌宗望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
兼行戊戌追及遼主於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

二萬五千方治營壘是與諸將議耶律伊都曰我軍未
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宗望曰今迫及遼主而不亟戰
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
軍蕭德默諭將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宗
望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伊都指遼主麾蓋
以示諸將宗望等遂以騎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卽遁
去遼兵遂潰宗望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卽追之
宗望追至鄂勒哲圖舊作烏里質鐸今改遼主棄輜重而遁蕭德
默被執一庚子賜新除太僕寺少卿王棣進士出身以
安石孫故旌之九月戊午詔熙豐政事悉自王安石

建明今其家淪替理宜褒卹可賜第一區孫棣除顯謨
閣待制提舉萬壽觀曾孫琦珏竝轉宣義郎孫女曾孫
女亦各加封號 朝散郎朱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
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
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治天
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使河北
之民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名編管廣南 辛酉
大饗明堂 乙丑金通議使高慶裔等見於崇德殿奉
國書以進帝特令引上殿奏事先是金旣襲破遼天祚
行帳仍占山後州縣忽聞童貫舉兵趨燕號二百萬金

主與羣臣議恐爽約遂專遣使乘回船至登州且自招
軍乘機措置及慶裔等進國書因跪奏曰皇帝遣臣來
言貴朝海上之使屢來本國其議契丹已載國書中國
禮義之鄉必不爽約如聞貴朝又復中輟故遣臣來聘
趙良嗣荅曰皇帝聞貴朝今年正月已克中京引兵至
松亭關古北口取西京雖不得大金報起兵月日已知
貴朝大兵起發遂令童貫統兵以應貴朝夾攻之意彼
此不報不在較也遂各還歸帝待慶裔等甚厚屢命貴
臣主宴賜金帛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
龍德宮蕃衍宅別築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慶

裔渤海人桀黠知書史雖外爲恭順稱恩頌德而屑屑較求故例無虛日如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國往來之議未定請姑俟它日況契丹修好之初亦嘗如此慶裔遂出契丹例卷面證朝廷之非請載之國書朝廷不得已皆從之及賜金綫袍段疑與夏國棉褐同卻而不受越四日詔金使詣太宰王黼第計事慶裔等庭趨訖升堂講賓主之禮而發回書又明日詔梁師成臨賜御筵供具皆出禁中仍以繡衣龍鳳茶爲贍初高麗之俗兄終弟及至是其王倅率諸弟爭國其相李資溪立倅子楷己巳遣路允迪弔祭先是倅求醫於

朝詔二醫往留二年而還楷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捍女直之人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爲備醫還奏之帝不悅

辛未遼知易州高鳳遣人來約降 甲戌詔大中大夫

趙良嗣充大金國信使保義郎馬擴副之擴父政充伴送使是日高慶裔等入辭於崇政殿帝諭以早取燕京良嗣將行以國書副本及事目示馬擴擴大驚曰金人方以不報師期恐王師下燕守官不得歲幣所以遣使通議一則欲嗣音繼好二則視我國去就猶未知楊可世种師道白溝之衄宣撫司氣沮而退也在我固當守

前約且云緣貴朝不報師期疑海道難測所以不俟的
音卽舉兵相應今仍廼宣撫司進兵克期下燕如此則
旣於夾攻元約不爽又絕日後輕侮之患奈何自布露
腹心傾身倚之大事去矣良嗣愕然曰宣撫司盡力不
能取若不以金幣藉女直取之何以得燕擴曰旣知力
不能取胡不明白盡與大金邊修邊備保吾舊疆安得
貪目前小利不虞後患愛掌失指耶良嗣曰朝廷之意
已定不可易也遂出國門 金穆昆
舊作謀克今改宗雄率金
主往視疾不及見哭之慟謂羣臣曰此子謀略過人臨
陳勇決少見其比賻贈加等宗雄材武躊健挽彊射遠

幾二百步後封楚王諡威敏 己卯遼將郭藥師以涿

州來降

發黑宋史作己卯遼將郭藥師等以涿易二州降蓋并高鳳事而連書之據北盟會編則高鳳

以易約降在九月十五日辛未藥師之降在九月二十

三日己卯非一日事今分載之東都事略作八月辛亥

遼國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則月日俱

誤矣九朝編年備要所載與北盟會編同

藥師本常勝

軍帥為涿州畱守聞高鳳降意動會蕭幹自燕來涿藥

師疑其圖己遂偕其偏將甄五臣等擁所部八千人來

降童貫以聞詔授藥師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遼德埒勒部復叛都統耶律瑪格討平之時守令多棄

城遁奉聖州人迎勸監李師夔主州事金都古嚕訥

舊作

迪古乃

師至師夔與其友沈章密謀出降乃出城潛見

耶律伊都約無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內伊都許諾遂降
金主以師襲領節度以章佐之 冬十月丙戌朔金主
至奉聖州詔曰朕屢飭將臣安輯懷附無或侵擾而愚
民無知尚多逃匿山林卽欲加兵汝所不忍今免其罪
有率眾歸附者授之世官未幾蔚州降於金 庚寅詔
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山府路爲名山後別名
雲中府又賜涿州曰涿水郡威行軍檀州曰橫山郡鎮
遠軍平州曰漁陽郡撫寧軍易州曰遂武郡營州曰平
盧郡順州曰順興郡薊州曰廣川郡景州曰灤川郡并
燕山府爲山前九州雲中府路則領武應朔蔚奉聖歸

化儒媯并雲中府所謂山後九州也尋以蔡攸爲少傅
判燕山府遼蕭妃聞常勝軍降懼甚遣蕭容韓昉奉
表稱臣乞念前好昉等見童貫蔡攸於軍中言女直蠶
食諸國若大遼不存必爲南朝憂唇亡齒寒不可不慮
貫攸叱出之昉大言於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具在
汝能欺國獨能欺天邪貫亦不以聞於朝癸巳童貫
遣劉延慶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導渡白溝
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而行不設備若
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
鄉蕭幹率眾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

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
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爲後繼延
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
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
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陳於憫忠寺遣人諭蕭妃使速
降蕭妃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
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殺傷過半
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
王淵得漢兵二人蔽其目畱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
三倍漢兵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

火爲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爲敵至卽燒營而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邊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初朝議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所獻以求援者王黼欲并得之金主不許

攷異以營平灤三州爲劉仁恭所賂此仍宋史元文據京東攷古錄云通鑑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不修邊備契丹芻牧於營平

之閒遼史天贊二年克平州是遼以兵取之非賂也灤州乃平州分設遼史以灤爲石晉賂地亦有誤焉是月趙良嗣等至奉聖州金

主令宗望及富吉

舊作蒲結今改

等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

今更不論夾攻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又言南朝卽自得平灤本朝兵馬亦偕路平灤以歸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又言本朝得燕必分兵屯守大國人馬經過豈敢專聽富吉曰汝但知阻我偕路過關不道汝國人馬又敗蓋聞劉延慶又敗於新城也又欲畱良嗣等良嗣辭以畱使人無例金主曰吾方行師豈用例邪遂以國書示良嗣等遣李靖王度喇充國信使副薩魯謨舊作撒盧母今改充議計使良嗣云所說燕京如大金得之亦與南朝國書中不甚明白富吉乃曰一言足

矣喋喋何爲若必欲取信待到燕京使人面約遂留馬
擴獨遣良嗣與使者偕行是月曲赦所復州縣 十一
月丙辰朔行新璽庚午祀圓丘赦天下東南官吏緣寇
盜貶責者竝次第移放上書邪等人特與磨勘 庚辰
金使李靖王度喇薩魯謨等入見言自燕京六州所管
漢民外其女直渤海契丹奚及雜色人戶平灤營三州
縱貴朝克復亦不在許與之阻當須本朝占據如或廣
務於侵求必慮難終於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及歲
幣數目候到燕京續議畫定靖等旣引對畢詔令詣王
黼第黼諭西京平灤當如約薩魯謨曰元約勿言姑議

目前可也。黼曰：大國所欲，本朝無一不從；本朝所須，大國莫降心相從。否？李靖曰：平瀨等三州，本朝欲作關隘，以靖所見，莫若先以燕京六州交契，丹歲幣其平瀨等州，當從容再議，或得亦不可知。一槩言之，徒往返也。

十二月丁亥，郭藥師及遼蕭幹戰於永清縣，敗之。詔加藥師武泰軍節度使。戊子，金使李靖等辭於崇政殿，詔龍圖閣學士趙良嗣爲國信使，兼送伴，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副之。又領國書，又御筆付良嗣等云：平瀨頗出桑麻，金所欲得，可與契丹歲幣數目。外特加絹五萬匹，銀五萬兩，以曲盡交歡之意。所有營平瀨及西京地土

本朝盡行收復 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

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自將伐燕京宗望

率七千先之實古訥舊作習古乃今改出得勝口尼楚赫舊作

可今改出居庸關洛索舊作婁室今改為左翼博勒和舊作婆盧火今改

為右翼遼蕭妃五止表於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

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厭

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臬睦舊作

高六今改等送款於金辛卯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尼

楚赫洛索陳於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

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

降詣金營請罪金主竝釋之命守舊職器彥宗之才遷
左僕射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妃與蕭幹自
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金主遣馬擴歸
告捷 甲辰金復遣李靖王度喇與趙良嗣等同來良
嗣至金主軍前金主謂曰數年相約夾攻而汝國不出
師復不遣報今將若何良嗣對曰夾攻雖是元約據昨
奉聖州軍前別議特許燕京不論夾攻與否今月二日
本朝於永清擊走蕭幹追至燕京雖非夾攻亦其意也
金主曰夾攻且勿言其平灤等州未嘗議及如何欲取
若必欲取平灤并燕京亦不與矣便令良嗣歸館居四

日詔趣令南使辭歸良嗣曰今合議事甚多略未嘗及而遽令辭何也薩魯謨曰皇帝已怒遂令入辭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良嗣曰自古及今稅租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稅租者可削去此事宗翰曰燕自我得之稅賦當歸我大國熟計之若不見與請速還涿州之師無畱吾疆於是復以國書遣良嗣及靖等丙辰貶劉延慶爲率府率安置筠州遼主聞金取燕京遂由埽里關出居四部族詳袞之家黃龍府仍附於遼金宗輔討平之是歲萬歲山成御製見獄記以紀其勝萬歲山始名鳳皇山後神霄降其詩有見獄排空霄之句因

改名見嶽以山在國之見位也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界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南山之外又爲小山名曰芙蓉城窮極窈眇嶽之北乃所謂景龍江也江外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東盡封邱門而止其西自天波門橋入西直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橋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里屬之龍德宮帝潛邸也其後以金芝產於萬壽峯又更名壽嶽云山周十餘里進四方奇花異石置其中千巖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最後朱勔於太湖取巨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

以千夫鑿河斲橋毀堰拆開數月方至京師賜號昭功
慶成神運石時初得燕地故也勛緣此授節度使其後
金兵再至圍城日久拆屋爲薪鑿石爲燬伐竹爲篋籬
唯大石基址存焉 戶部上今歲民數凡主客戶二千
八十八萬二千三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
千七百八十四視西漢盛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
戶口皆不及

五年

遼保大三年
金天輔七年

春正月丁巳遼知北院樞密事奚王

和勒博

舊作回鹘
保今改

卽箭筈山自立爲奚國皇帝改元天

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二王分司建

官遼主命都統耶律瑪格討之 先是金主使完顏昂
監護諸部降人處之嶺東就以兵守臨潢府昂不能撫
御降人苦之多亡歸遼遼主招集散亡稍得自振金主
諭安班貝勒晟曰昂違命失眾當置重法若有所疑則
禁錮之俟師還定議 戊午金使李靖等入對遼見王
黼黼謂靖等曰大計定矣忽於元約外求租賦類有開
謀害吾兩國之成者薩魯謨謝曰有之契丹日後爲皇
帝言有國都如此而以與人川事大臣頗惑其言唯皇
帝與宗翰洛索持之甚堅曰已許南朝不可改也黼曰
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漢特相遷就然飛輓殊遠

欲以銀絹充之請問其數黼曰已遣趙龍圖面約多寡
矣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許之期日詔趙良嗣周武仲
馬擴奉國書與靖等偕往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
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辛酉授安中慶
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加燕山府詹
度郭藥師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
姬妾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
拜庭下泣言臣在契丹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
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
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

奏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它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
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它人因佯泣如雨帝以爲忠解
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
汝輩力也卽翦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新除
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遼極遠其勢難守雖窮
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貶
官而職任如故 壬申金使招和勒博降不聽 甲申

錄富弼後

遼平州人張穀

穀字宋金二史並作覺今從遼史及長編第進

士建福中授遼興軍節度副使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
蕭諦里穀撫定亂者州民推穀領州事耶律淳死穀知

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妃遣時
立愛知平州穀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穀情狀於蕭公
弼公弼曰穀狂妄寡謀其何能爲當示以不疑金人招
時立愛赴軍前加穀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旣而宗
翰又欲先下平州擒穀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請
自往覘之遂見穀穀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
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
見宗翰曰彼無足慮宗翰信之乃升平州爲南京加穀
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畱事 二月乙酉朔以李邦彥
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趙野爲尚書右丞 丙戌趙良

嗣等自燕山還至雄州以金國書遞奏初良嗣以前月抵燕諸將列館郊外獨置南使於一廢寺以氈帳爲館良嗣見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今止取一百萬亦不爲多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吾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以國書歸報金主問來期何時良嗣以半月對金主曰我欲二月十日巡邊無妨我良嗣曰此去朝廷數千里今正月且盡安能及期莫若

使人留雄州以書驛聞爲便金主許之時金人得左企
弓輩日與之謀以爲南朝雅畏契丹加以劉延慶之敗
益有輕我心企弓嘗獻詩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
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然南使過盧溝
金人悉斲其北橋梁焚次舍蓋亦恐我不從而自防也
其書略言貴朝兵今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今據燕
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
不敢自專其平滎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
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使從之
庚寅詔遣良嗣等自雄州再往許契丹舊歲幣四十萬

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 遼德妃蕭氏見遼主於四部族遼主怒殺蕭氏蕭幹奔奚遼主責耶律達實曰我在何故立淳達實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庶塗炭卽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它人邪遼主無以荅賜酒食赦其罪 趙良嗣等至燕京見金主金主得書大喜良嗣謂洛索曰貴朝所須歲幣不貲皇帝無少吝今平州已不可得唯西京早定奪庶人情無虧洛索笑曰此無它皇帝意南朝犒賞諸軍耳馬曠荅以貴朝旣許西京朝廷豈無酬酢之禮洛

索曰此亦須再遣使去於是遣尼楚赫等三人與良嗣俱來金主謂良嗣曰尼楚赫貴臣也可善待之三月乙卯尼楚赫等入見於崇政殿其國書誓書竝無一語及西京者對罷詣王黼第黼欲令庭趨尼楚赫不可分庭而見尼楚赫乃言士卒取西京勞甚宜有犒勞黼皆許詔帝以其主有善待之語詔特預春宴宴日就辭於集英殿詔吏部侍郎盧益良嗣俱充國信使馬擴副之持國書及誓書往軍前議交燕月日 戊午金都統杲等言耶律伊都圖喇舊作鐸刺今改謀叛宜早圖之金主招伊都等從容謂之曰朕得天下皆我君臣同心同德以成大

功固非汝等之力今聞汝等謀叛若誠然邪必須鞍馬
甲冑器械之屬當悉付汝朕不會言若再爲我擒無望
免死欲畱事朕無懷異志朕不汝疑伊都等皆戰慄不
能對命杖圖喇七十餘並釋之 盧益趙良嗣馬擴行
至涿州金洛索高慶裔等先索誓書觀之斤字畫不謹
令易之益言主上親御翰墨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
人不聽兼求細故紛紛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
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張軫等越
境去南朝須先以見還方可議交燕月日是數人者皆
契丹所指名故金人索之良嗣欲諭宣撫司遣去益擴

不可曰諸人聞已達京師今欲悉還之不唯失燕人心
且必見憾盡告吾國虛實所係非細況今已迫四月敵
亦難留何慮不交奈何隨所索卽與之彼得一詢十何
時已邪良嗣卒與薩魯謨赴宣撫司縛送溫訊等於金
旣至宗翰釋其縛而用之 壬午盧益等赴花宴時金
主形神已病中觴促令便辭略不及交燕事益力言之
洛索曰兩朝誓書中不納叛亡今貴朝已違誓矣益曰
且勿言諸人未嘗有至南朝者僭使有之在立誓後邪
立誓前邪良嗣亦曰未議之事有五一回荅誓書二交
燕京月日三符家口立界四山後進兵時日五西京西

北界未定兼賞軍銀絹在涿州未交安得便辭洛索曰
皇帝有言山西地土并符家口已無可議者使副當亟
辭去癸未復遣良嗣往雄州取戶口途次楊璞以國書
誓書二稟示良嗣欲偕糧十萬斛轉至檀州歸北州給
大軍討天祚且請良嗣入辭良嗣問交燕之期定以十
七日於是及益擴等齎國書與楊璞俱來至雄州宣撫
司猶疑金人所納非實因畱馬擴同入燕備緩急差使
遣良嗣與楊璞赴京師 初王黼既專任交燕事降旨
飭童貫蔡攸不得動以聽約束因使趙良嗣奉使而金
主謂良嗣曰我聞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延慶將十五

萬眾一旦不戰自潰中國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爲我有中國安得有之良嗣不能對舊制遼使至待遇之禮有隄不示以華侈且以河朔甫近都邑故迂其程途多其里候次第爲之燕犒而至防微杜漸意也及黼遣良嗣唯務欲速以擅其功與金使人隄以七日自燕山至闕下凡四五往反皆然又每至輒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金人因是益生心邀索不已黼勸帝曲從之而營平二州及山後之地終不可得姑欲得燕山以稍塞中外之議約既定復索禮數因盡還其待遼人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